

當如漢之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爲黨如牛李者嗟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千百年而不已亦可悲哉吾於斯傳也重有感焉於是乎書子遠志

枕中記

唐李泌撰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

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于學而  
遊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  
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  
梁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  
子榮適如志其枕竈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  
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  
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  
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  
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

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  
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邇人賴  
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  
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  
恭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叙授河隴  
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  
右節度使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  
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祀功焉歸朝策  
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

群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  
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  
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  
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  
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  
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  
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  
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

救之得免其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  
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  
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侗  
儉位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常  
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  
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  
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  
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  
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

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効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朕自愛讌冀無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室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